

生死相念

文 宋子江

梁秉鈞（也斯）去世十周年之際，接連聽聞西、顧嘉輝、劉紹銘等人的訃告，社交媒體上也有好友也列出 2022 年辭世的楚原、倪匡、羅啟銳、李怡等，再加上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、巴西球王比利、本篤十六世、德國詩人恩岑斯伯格（Hans Magnus Enzensberger）等，讓人感覺到一個屬於他們的時代降落了的帷幕。

2022 年 12 月 29 日，巴西球王比利逝世當日，剛好是奧地利詩人里爾克（Rainer Maria Rilke）逝世九十六周年。《聲韻詩刊》今期刊登了兩篇關於里爾克的長文，分別討論其〈致奧菲厄斯十四行〉及《祈禱書》，向這位逝世了近百年的詩人致敬。里爾克曾在《杜英諾哀歌》的第一首哀歌中寫到生死之事，拙譯出如下：

不再棲居於世上，固然奇怪，
不再依從方才學到的習俗，
不再以人類未來的眼光
賦玫瑰和希望以意義；
不再被捧在無限焦慮的手上
甚至名字也如同被丟棄的破玩具
奇怪，不再渴求己之所慾。奇怪，
曾互相依存的意義
正在飄散四方。死亡是一件苦差
要不斷追尋才逐漸感受到
一絲永恆。儘管生者相信
自己創造的生死之別。
而連天使都說都不知道自己
是在生者還是死者之間穿行。
永恆洪流迴旋穿越生死之間，
其聲音隱沒於雷霆咆哮之中。

也許生與死並非涇渭分明。喻哲思於生活之中，逝去的詩人留下了作品，陪伴著生者左右，見證著一座城市的嬗變，呼吸著世界的動盪，彷彿他們從未離開。也許他們一直還在，只是其方式仍待生者去參透吧。

去年在錄音室為「讀音」計劃錄下自己的朗誦時，有幸嘗鮮聽到已故詩人蔡炎培朗誦其作品的聲音。這十二首詩的原文刊登在近期《聲韻詩刊》，讀者也可以掃描詩末的 QR code 到「讀音」網站聽他的朗誦。聽到〈彌撒〉，「還下著離離的細雨／又是聖嘉勒近夜的晚鐘／為誰燃點了一根銀燭？／你輕輕的掩門，走了」，感覺生死同樣幽淡無聲，走了的人是生者還是逝者？

今天是梁秉鈞逝世十周年，我又翻開他的詩集《游離的詩》，讀到〈重畫地圖〉中的數行：

我們懷念的人和詩

飄到各處

我們在心裏不斷重畫已有的地圖

移換不同的中心與邊緣

拆去舊界

自由遷徙來往

建立本來沒有的關連

廣漠中偶然閃過

一些游離的訊息

在浮泛的光幕底下

逐漸晃現了陸地的影子

都說生者在詩中常常追尋逝者。逝者會不會也一直在詩中懷念著生者呢？

* 寫於 2023 年 1 月 5 日，梁秉鈞（也斯）逝世十周年。 ▽